

沂水县党史资料汇编

第一辑



中共沂水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沂水县党史资料汇编

第一辑

中共沂水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编 辑 说 明

在沂蒙山区，沂水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建立比较早的县份之一。沂水党从一九二六年成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二十三年中，领导全县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英勇奋斗，前仆后继，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为了发扬革命传统、总结历史经验，促进四化建设，并为研究地方党史提供一些资料，经中共沂水县委批准，我们编印了《沂水县党史资料汇编》。

本书所有资料，一部分采自历史档案，一部分系有关革命前辈的回忆。其中回忆材料，有些是当事者亲自撰写的；有些是由县委党史资料征委会的同志根据当事人的口述记录整理的。凡是根据口述记录整理的，都是先打印成稿，经本人审阅、修改补充后，再由执笔者作了反复核对，加工整理。但是，由于事过多年，在某些问题上有些回忆尚有不尽一致之处。这是很难免的。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在整理过程中，能够订正的尽量作了订正；暂时不能订正的，则姑存其一说，以待这段历史的知情者特别是有关革命前辈，给以鉴定、指正。

为了如实的反映历史的本来面貌，本书所收的历史档案资料，一般是全录。因此，对于一些不甚通顺的语句，只要读者明了其意，则未加改动；明显的错字，作了纠正；对于残缺或不清楚的文字，则以□代其位置。

为使读者了解作者的情况，我们作了简要的注明。但仅限于

其籍贯和最后的工作单位及职务。

本书所有资料，均由县委征委会张茂萱、窦宪诺二同志调查搜集；整理者除以上两同志外，还有孟新农同志。全书的编辑工作则由张茂萱具体负责。

由于我们缺乏经验，水平有限，编辑工作中难免有许多缺点错误，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一九八五年十月

目 录

沂水县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情况的回忆	邵德孚 (1)
一九二三年的回忆	李松舟 (9)
先兄清漪传略	李松舟 (16)
我所知道的刘晓浦和刘一梦	刘露泉 (18)
沂水县党组织发展情况略述	张希周 (21)
王敬斋自述	王敬斋 (27)
我的出身和简历 (摘录)	王敬斋 (29)

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九年沂水县党组织发展概况

.....	朱寿年 (30)
有关早期沂水党组织一些情况的补遗	朱寿年 (41)
孙兆彭二三事	孙兆惠 (50)
回忆农民协会	李韵声 (52)
沂水县农民运动和第一次党案	张敬诺 (57)
沂水县早期党组织活动情况片断回忆	刘铁英 (63)
忆我在东里店小学的一段经历	耿启明 (68)
忆沂水早期工会组织	王乐廷 (71)

一九二九年沂水县党组织被破坏和营救过程的回忆

.....	牟馨斋 (73)
皇甫静德自传 (节录)	皇甫冰华 (78)
对一桩历史错误的回顾	高 颀 (80)

国民党省整委会视察员孔翔南赴沂水调查报告·····孔翔南	(82)
皇甫冰华声明·····皇甫冰华	(85)
答辩书·····鞠百实等	(86)
山东省高等法院刑事第一审判决字第 0 8 判决正本	
·····	(88)

沂水县党组织早期的一些情况·····纪 纲	(92)
我在沂水县从事党的活动的经过·····谢梅村	(97)
邵德孚自传 (节录) ·····邵德孚	(114)
瑞麟小学、师范讲习所党团活动概况	
·····刘斌 杜善甫 张绍武 刘浩 王翰卿 高卓然 周志同	(117)
一九三三年前后我在沂水县委活动情况回忆·····王光华	(131)
沂水互济会的建立及沂水党组织的一些情况·····尹平符	(145)
沂水西南乡党组织发展情况·····王剑华	(149)
中共沂水南乡区委活动情况·····王光伟	(154)
沂水县高桥一带早期党组织活动情况·····秦 昆	(161)
关于沂水党组织领导的农民暴动·····王 涛	(166)
抗战前沂水西北乡党的活动情况·····李道德	(171)
沂水西北乡农民革命活动的经过·····刘史明	(179)
关于争取乌旗会的回忆·····刘 钊	(183)
沂水暴动片断回忆·····李锺杰	(185)
回忆大刀会·····李 德	(188)
一九三三年沂水县沙沟一带青旗会暴动 (座谈记录)	
·····李永图等	(194)
沂水暴动点滴回忆·····王希武	(204)

我在葛庄德生恒药店的时候·····	耿启明 (207)
一九三三年前沂水六区党的活动情况·····	刘翔鸥 (210)
邵德孚自传 (节录) ·····	邵德孚 (215)
狱中情况略述·····	曹泽生 (222)
忆陈善同志·····	李树超 (224)
关于陈善在河南被捕经过的信 (节录) ·····	谢梅村 (227)
陈善等三同志在河南省一段活动情况·····	周骏鸣 (231)
忆抗战开始前后沂水党的活动情况·····	袁子扬 (233)

沂水县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 情况的回忆

邵德孚*

(一) 党组织的建立

一九二三年，沂水胡同峪村李松舟在青岛商业职业学校求学时已加入少共组织，思想很进步，喜欢读《独秀文存》，并宣传共产主义。那时我正在下小诸葛完全小学当初级班教员。李松舟是小诸葛高小毕业的学生，放假回家时，不时到母校去玩，我不断和他接近，他曾介绍党的刊物《向导》和《晨钟》给我看，有一次曾约我到苏联学习，由于家庭经济困难和尚不了解到苏联去学习的重要意义，所以未能去。李松舟的胞兄李清漪，字泮溪，和上小诸葛的刘瑾山在上海大学求学，李泮溪在上海参加了中共党的组织，刘瑾山思想也比较进步。当时沂水在上海大学求学的还有苏村附近门家庵子刘金坡，他也是思想比较进步，信仰共产主义的青年，在苏村一带的群众中很有威信。他们虽然都是些地主子弟，但都是些革命青年，在沂水县散播了革命的影响和共产主义的种子。

*本文转自《山东省志资料》一九六〇年第三期。本书有删节，对文中明显错误有订正。

*邵德孚，沂水县后马荒村人，一九六七年病故，生前任山东省政协副主席。

一九二六年秋，我在沂水城模范小学当教员。有一天，我在小学时的同学鞠百实来找我，说最近有一个名叫王敬斋的，新从广东回来，是黄埔学校的学生。我一听是从革命发源地广东来的，尤其是黄埔军校的学生，自然很高兴，我们就以请客的形式约他谈谈。

第二天我们就见面了，除谈了些目前形势，他初说是因水土不服而退伍的。从此我们就不时地接触。他见我们对革命极为热情，不久他就直接告诉我们，他不是黄埔军校的人伍生，更不是因水土不服而退伍的，而是在主席所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被派回山东作革命工作的。我们一听当然更高兴了，我们都表示愿意积极参加革命。于是他即介绍我们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并说明是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与以前的国民党不同。他又介绍一个张希周，我们共四人即成立了支部。这时我们的工作，主要是宣传北洋军阀的罪恶，启发群众的政治觉悟，并寻找对象发展组织。在学生中组织读书会，在教员中则组织小学教员联合会。在小学教员联合会成立大会上，我们又提出向教育当局要求增薪，并推选人起草申请书。对农民组织形式，则号召贫雇农和下中农组织义和会、互助会，喜事不送礼不请客，有来往的只自愿量力拿一点喜资；丧事也不吊孝烧纸，帮忙的不吃丧家的饭，有来往的只拿二百钱的助丧费。这时我们的工作开展很快，组织也迅速扩大。

一九二六年冬天在一次组织会议上讨论农民组织名称时，我提议是否可用“共济会”的名称，我解释说一方面是同舟共济，另一方面则有共产的意思。王敬斋见我赞成共产主义，工作积极，他就对我说：共产党和国民党不是一回事，共产主义也和三民主义不相同，进一步说明党的纲领和组织章程与严格的组织纪

律，并介绍《党的组织及训练》的小册子给我们看。这时才介绍我们参加了共产党，正式的成立了共产党的组织。这时我对外仍是先发展国民党的组织，再从中选择工作积极成分比较好的吸收到我党的组织内。

（二）沂水县党组织第一次受到挫折

我们的组织发展得很快，不仅城区党的工作发展了许多党员（包括国民党员），而且在二区诸葛庄一带及六区苏村、司马、斜午一带，也有了我们的组织，同时在曲阜师范上学的学生如刘德荣、王××也与我们接上关系。第一、二高等小学的青年教师与我们接上了关系。那时阶级路线不甚强调，只要赞成共产主义而敢于参加组织的，即吸收入共产党；凡对现状不满赞成革命，而敢于参加组织的，即吸收入国民党内。第一、二高小的青年教师如孙固斋、杜润芳、王澍生及县立中学年龄较大的学生如刘松坡、刘祥五等及贫苦的小学教员如孙醇农、王鹤年等，均发展为党员。虽然时间不长，我们的工作，确实搞得蓬蓬勃勃。

这时张宗昌即通令各县查有无赤化党（不管共产党国民党统称为赤化党）。有人即把在京、津、济南及外地求学的学生与本县的中小教员等百余名，开具名单送交琅琊警备司令部。控告说这些人都有嫌疑，甚至连平日反对革命的县立初中校长张班五也控告在内。我当然也是被控告者之一。琅琊警备司令祝绍樊也怀疑人数之多，即送给了县长黄泽需，令其调查是否确实。黄泽需是邓恩铭同志的叔叔，原籍贵州，一方面对土匪出身的张宗昌不满，另方面也怕于自己有关，当然也对革命有同情的成分。黄在星期日召集各中小学校长，叫各校长回去告诉同事把书籍文件收

拾收拾，明天到各校去检查。

我是每周星期六回家，星期一才回校的。我回来一看，我的抽屉及小手箱翻得乱七八糟，锁也给扭开了，我即到操场去找代理校长郑耀庭，校长原是王兼三，他不问事，事实上是郑耀庭负责。作完周会后，他告诉我：“今天黄县长要来检查，你屋里我们先检查了一下，把从武汉来的信及农民协会组织条例都给你烧了”。我一听把农民协会组织条例给烧了还有些不满意，但心中也有些惊慌，因我平日也有些疏忽大意。我即马上回到屋内将铺底下藏的小册子《共产党的组织及训练》，还有一本宣传小册子，取出来送到西巷子鞠百实家中去了。幸而事先将一大包书如《中国青年》、《新建设》、《向导》等送回家去了。

一个星期一下午，我刚给学生上课，校工石文来教室对我说：“黄县长请你！”我即随工友到学校前边去，一出二门，见门边有两个兵站着岗，枪都敞着大机头。我走到县中校长张班五的屋内时，见县长黄泽霈正在翻箱倒篋地检查，口里还故意喊，看看有没有赤化党的委任状。黄抬头看见我就问：“你是赤化党不是？”我未回答。中、小学的校长等都代我说：“这是老同事啦，是最可靠的。”黄问我：“你看过赤化党的书没有？”我笑着回答：“没有看过。”经过这次大检查，我们对敌人更加警惕，工作更加小心，但也更加大胆了。

一九二七年六月间，北伐军到达山东临沂，熊式辉的贺耀组部到了沂水南乡葛沟村。这时国共已分裂，但我们还不知道，所以我们即公开了我们的面目准备欢迎。张宗昌的琅琊警备队，也吓得抱头鼠窜了。我们调集了诸葛一带的武装，将琅琊队包围在穆陵关前。但不久，南军撤退了，张宗昌又派其骑兵十六旅旅长

张浚将琅琊队护送回驻沂水城。这样，大家商量了一下，暂时只好先分散回家或投奔亲朋。王敬斋后去青岛，他碰到叛徒鲁滨，也就自首叛变了。我和张铎、徐耀东先去蒙阴，幻想去做争取土匪的工作。没有结果，徐、张各投亲友，我也只好绕道回家。使人进城探听，琅琊队已不驻沂水，这时已快到开学的时候了，我就到学校找到郑耀庭，准备开学。开学不久，发生了一件事：南京总政治部给我来了一封信，信封后面还注明“如果革命军未到沂水暂勿投递”。这封信被县府查去了。为此，县教育局局长高砚农说我风头太高，借口将我辞掉，我失业了。那时，沂水党和省委也失掉联系。

（三）沂水党组织的发展及 第一次被破坏

一九二八年春，国民党的军队到达山东，国民党省党部在泰安成立起来。沂水分散到外地的党员已大部回到沂水，我们也在沂水成立了国民党沂水县党部，到泰安联系。当时国民党省党部是李澄之、张丕介、葛覃、张维中等负责，到王立哉负责时就不承认我们了，说沂水没有发展党员，后经郑耀庭以与王立哉同学关系进行疏通，才算被承认下来。沂水县党部的负责人除常务委员刘东来外，其余多系共产党员，如孙固斋任组织部长，杜润芳任民运部长，曹泽生在农民协会负责，我任宣传部长。刘东来见形势不好，就吓跑了。我即代理常委兼宣传部长。在这之前张希周回到沂水，并与省委联系上了，省委派孙兆彭到沂水指导工作。失掉了联系一年多，这时才又与组织接上了关系。

国民党的军队到达山东后，由方振武派来一个姓胡的当县长。胡一到沂水即与封建势力，特别是与刘南宅和丘淮勾结上了，表现的日坏一日。我们就到泰安去告他，换来一个刘立卿。刘比胡更坏，我们又将刘告下去。由孙良诚派其师长梁冠英之弟梁振乾为县长，比刘更坏更反动。这给我们以很大教训，知道已经不是革命的政府了。所以我们就发动组织群众，工会、农民协会、妇女协会、商民协会、学生联合会等组织，都掌握在我们的领导下。我们的口号仍是“铲除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取消苛捐杂税”。还领导群众向县政府请愿，并捣毁了税务局，将包办税务的土豪丘淮打得头破血流，对商民也提出公平合理负担，故小商民也非常拥护我们。尤其农民协会在各乡村搞得轰轰烈烈。政权虽然不是我们的，但县政府里有些问题，我们还可以干涉，引起他们的反对；同时我们也不善于隐蔽，甚至在公开大会上还骂蒋介石，过于暴露。梁振乾向省政府报告了，以致引起国民党省党部的注意与怀疑。他们借口鞠百实在选举县党部时有非法活动，乃于一九二九年二、三月间派高峒、石兆卜、史恩厚、徐德初为沂水县党部党务指导委员会委员，改组成立了沂水县党务指导委员会，高峒为常务委员。我交代了工作，搬出县党部。五月间，敌人破坏了我们的组织，鞠百实、孙固斋、徐子厚、刘华亭、朱寿年、袁子云、张敬诺等七人被捕。梁振乾也借机将我和农民协会的刘惠民、张光庭等三十人逮捕。但是县党部与梁有矛盾，所以除鞠百实七人外，其余都令县府在当日下午释放。因此，沂水党的关系又被切断了，群众运动遭到破坏。群众团体特别是农民协会完全被解散了。国民党沂水县党部遂为反动的国民党分子所把持，并且日渐恶化。

(四)沂水党组织的恢复发展与第二次被破坏

沂水的党组织自一九二九年五月被破坏后，有些党员走的走了，消沉的消沉了。

一九三〇年，我被委为瑞麟小学校长。暑假，我去济南，到济时非常混乱，事未办成。在回沂水的路上，遇到了河南的谢梅村，约他来沂水当教员。谢是在河南被冯玉祥逮捕坐过监狱，被释放后失掉联系的共产党员。我们就商量如何找组织关系。谢于一九三一年夏，乘暑假期间回河南找关系，但未找到。不久，就有人从新泰来信联系，似乎是与组织有关系，本拟立即去接洽，因校务忙未及去。不久就由蒙阴来信责备说：你终天盼望找老师，如今老师找你了，你还不来。我们一看，立即由谢去蒙阴与祝慨夫接上关系。

自与组织联系上后，首先在校内发展党员建立了组织，成立了支部，同时也向外开展工作。如第一小学、县立师范学校等，都有所开展，又向原二区诸葛、埠前、葛庄一带找到一些失掉关系而还愿意革命的党员，进行发展工作；并且又和沂水南乡苏村的、正在临沂乡师求学的学生王赞堂同志及西南乡垛庄的、由济南回家的工人王象坤接上关系。学校的学生回家也有被发展为党员的。我们还推荐了一位教员到沂水西乡大松林庄小学去当教员，开辟新地区。还通过苏村附近组织向莒县开展了工作，所以这时莒县的党组织也归沂水领导。在不长的时间内，沂水的工作开展得很快。

这一时期我们的主要工作之一，是搞武装暴动。当时莒县的红旗会与青旗会的上层内部发生了矛盾，红旗会贿卖了国民党军队八十一师的旅长运其昌，运诡称调停，以袒护红旗会。青旗会

不服，即与运旅发生冲突，结果运旅被打败。于是运其昌恼羞成怒，声言非消灭青旗会不可。

在运旅与刀会冲突之始，我们即拟乘机领导这一斗争，但当时县委人数很少，且多不懂军事。经我们研究，就把县委扩大了，并将县委移至乡下，专门领导这一斗争。县委书记谢梅村以回家为名，辞去学校训育主任职务，化名老李，住在埠前村一带。

南乡大刀会为刘楣荪、张之祥等封建势力所掌握利用。我们对外也用刀会名义，但口号及行动显然与南乡刀会不同，所以就引起一部分地主的注意，陆海生、石小舟、于继周等即直接以反共为名逮捕了省委派来工作的老马同志及张之煜等十三人。

南乡的刀会被封建势力掌握后，县委即专门领导北乡的暴动。第一次计划暴动时，调集有八百余人，恰巧在预定集合的一天夜间忽降倾盆大雨，未能集合成功。暴动前后，中共山东临时省委书记张恩堂同志曾亲到沂水视察指导工作，还亲自参加实际行动。第二次暴动行动是打沂水北乡沙沟村的恶霸地主李景岗。他从沂水县政府警备队请来一批人，亲自率领向大刀会暴动队伍进攻，经过激战，李景岗被打死。

一九三三年六月，临时省委组织部长宋鸣时也到沂水视察工作。宋与县委接上关系后，召开了全县党团员活动分子会，并要去了参加会的一部分同志的名单。

宋鸣时到各地了解情况后，回到济南就叛变投敌了。他同司政民又赴沂水，于七月十八日早晨，将孙华亭、韩文卿、于松泉、刘秩吾、我和曹泽生逮捕。

由于省委也遭到了大破坏，沂水党组织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一九二三年的回忆

李松舟*

是我考进青州第四师范的第三年。这个学校号称第四监狱。但是当时这样的官费学校，吃的、穿的、书籍、文具等等都是公费供应是有数的，因此成了穷苦学生的福音。虽然难考难干、难毕业，但是为环境所迫，不得不俯首帖耳地去投考。考上一月之后，还要过甄别的大关，淘汰一些。刷不下来的呢，每届暑假寒假，在家接到一纸“不堪造就”的通知，即成失学的人。每期必有。校长每次对学生讲话，刺耳的话是：“山东半岛，不缺一百吃慢慢的，不愿干就走，我再招生。”

但是终是“五·四”运动之后了。新书新报新杂志，如雨后春笋。新潮流汹涌澎湃，是难于遏止的。青州也有了读书会的组织，来研究马列主义。我班有诸城县的同学王为铭，自号殉吾，介绍我参加了读书会。主持人是王为铭的同县姓祝的，忘记名字了，是第十中学的学生。那时诸城县是山东的一个先进县，十中的教员、学生，诸城人特别多。王翔千先生，当时就是此校的国语教员。因此，十中与四师，新旧对峙。这个读书会有一种刊物叫“十日”的单张小报，专介绍当时出版的新刊物和介绍些读书经验。我当时选读《社会主义讨论集》。王为铭专读反孔反礼教的《吴虞文录》。又有潍县同学陈东生则反对文言，研究白话

*李松舟：原名清淮，曾任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处主任，现已病故。

文，白话诗。每至星期日，组织演讲会，各树一帜互相辩论。我记得我曾以“救国策”为讲题，驳斥当时所谓救国之道：什么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体育救国等等，认为皆非善策；唯一无二的上策是社会主义。在这个学校招收我级的试题还是“柴也愚、参也鲁，何以成名贤？”当时教员，清代的举人，廪生都有；当然对这些青年学生视为大逆不道的怪物了。思想距离越来越远。

当这些青年觉察到自己的处境时，便人人自危。于是要求学校改革黑暗制度，心同此理一哄而起，通过学生会，选举代表，向校长请愿，要求“学术自由”，不得无故斥退学生，每开除学生，要通过学生会批准，作为一个可靠的保证。校长认为这是学生造反，干预学校行政，将各代表痛斥一顿。代表们向大家一宣布，于是群情骚然！烈火般的燃烧起来，喊声四起，包围了校长室。许多教员奔走调停，众怒难下，不得要领。校长见形势不对，借调停之机化装潜逃，由后门溜走。当时学生会为了二百人的日用生活，找到学校总务处长，迫交钱柜和钥匙。学生会一面布置开伙，一面选派代表去省请愿。请愿代表两人：一为徐寿田，一为刘益生。可惜学生没有斗争经验，派出代表到济近十天，还没进去教育厅的大门。而校长刘尚敬则驾轻就熟先发制人，先到教育厅报其一面之词，诬蔑学生是受了野心政客利用，领得到了当地武装，就近保护返校的一纸公文回到校来。开除学生二十七人。于是这场轰轰烈烈的学潮以失败而告终。此次开除的学生，我县就有徐寿田、刘益生、武得刚、李清潍——这是我当时的名字。此外，有徐寿田的同班庄博古；我的同班范孝先，其余名字记不起来了。徐寿田同学家甚贫，第一次“五·四”运动中在曲阜二师被开除，考了四师。此次学潮又被开除；并且行文县府，迫